



小说

结构与审美

李裴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小说 结构 与 审美

李 裴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结构与审美/李裴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9

ISBN 7-221-06251-X

I. 小… II. 李… III. 小说—文学理论 IV. I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6125 号

小说结构与审美

李裴著

责任编辑	张民强
装帧设计	可创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发行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7-221-06251-X/I.1336
定 价	20.00 元

序

未见李裴已多年，知他年来公务甚忙，只愿他仍能关心原来深爱的文学研究，认为这未必对公务有多大妨碍。在任何工作中间，总要同各方面各不相同的同志、朋友接触打交道，而且也不会同各样书刊、电影、电视脱离关系。《红楼梦》里留下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两句，不知谁是这两句话的真实作者，我一向深感其极明白、极精深、极概括，不仅可为从事文学工作的真经，也可为做人做事、立身处世立于不败之地的真经。曹雪芹所以能写出这部杰作，就是据此艰苦磨练、反复修改多次才得以完成，永存的。人的一生，除了爱惜生命，种种遭遇，岂非即可用“世事”与“人情”这两端包括？能洞明世事，便有真学问，有了真学问，有文字好，无文字也好，就能做好事，做大事，有益于人，有益于世，有教于后代。真“明”得远大、“明”得深刻，穿越过去，预见未来，登高望远，昔有先贤，后有来者。“洞明”非一般的明白，乃指还有极大的穿透力，知古知今，知道自己应当走怎样的道路，勇往直前。“练达”人情，就是在各种实践中，多方体察、了解周围各种性格思想的人，工作表现的人，情感态度的人，决不仅从人们的说话、文字，更从人们的行动、效果去反复研究估量才会把握识人本领。能练达人情，便是真文章，写出是好，没有写出也好，你一生的言动、精神本身的表现就是一篇好文章。“练达”，深入理解了人情，就能把每

样必须与人们打交道、协作的工作做好,对己对人对集体,就能发挥各人的潜力,敬业乐群,共同办好大事,要事。所以说,这两句话不仅对从事文学工作,对立身处世,如何过好、珍惜这一生,都有启发、导引我们的作用。

这两句话,对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如何评价文学作品,作家作品得失,表明无非都看其中这两方面,世事写得如何,经历各种世事中的各色人情写得如何,作品对当代与今后的世事、人情起了和能起何种程度的认识、理解、感悟、薰陶、推进作用,当然最好是要符合“真善美”的积极作用。写出了活生生的人,真实、深刻、复杂、丰富的人生,人类具有的不断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人类能够提高自己的明证。但所有这些努力,文学工作者只能从对种种看到、感觉、察觉的现象入手。只写到现象不行,还应深入感悟、表现出现象后面、底里的东西、想象之内的关系,其间看出的可以更进一步感悟、觉察到其意义,哲理。这是否即所谓社会生活或人的本质?我国古人论艺,我见晋代陆机集中“演连珠”第45首即如是说:“臣闻图形于影,未尽纤丽之容;察火于灰,不睹洪赫之烈。是以问道存乎其人,观物必造其质。”后来苏轼《传神记》说,传神写照,法当把各人各有所在的具有特点的“意思”,即真可以表现其主要精神面貌、生命状态描写出来,求形似而不仅形似,更要求神似。黄庭坚于其《跋东坡论画》中,指出东坡此论,与陆机之论“托类不同而实契”。实也触及了文学创作描写人情物理与揭示本质的问题。当然,哲学与文学有异,哲学主抽象思维,文学主具体描绘,显示方法不得雷同。创作中必然要描写各种现象,又必然应透过各种现象显示人物的性格、精神面貌,生命力所在。要达到这种境界,究是怎样达到,而且非常丰富、深刻、感人,不但很难达到,并且连清楚地给以说明也极难。艺术的精妙,有时真是即有所悟,也极难言传出来的。活生生的人,可在同时遇到不同的种种问题,矛盾,如何对待与处理、解决,产生的种种现象会非常复杂,甚至令人感觉

难解，这因人是动物的一种，有动物性、也有人性，更有社会性，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上性格、教养、素质、环境、机遇又多差异，每个人都是“这一个”，都如苏轼所说，包括人在内，其所思所为所感，都有其“必然之理”，一切的事物都在流动、变化，而其流动、变化，如“水”。究怎样把对象的现象与主要内核，亦即现象与本质，不是简单相加，而是融浑一气来表达出来呢？这是不是西方已有的“现象学”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呢？对此，我所知甚少，也不清楚种种“主义”成说如何，极望扩大见闻的。感到若要把文艺问题深研下去，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李裴这部书，则正是他潜心读了许多中外作品，理论材料，对此类问题发表心得、见解。大都能具体结合文学作品，也能与中国传统诗学有所沟通，具有当代意义。记得十多年前，李裴和他的四位研究生同学定期在我简陋的屋子里经常掀起激烈争论时，他就已不时提出此稿中的一些见解，他的特点就是敏锐，看作品多，读西方新说也多。他们多能言善辩，认为自己所说在理。一次争不完，下次再争。满室烟雾，声传户外。并未都成共识，见闻毕竟增广了，深有互补之益，对我也一样。后来想起，成为我们一大乐事。现在他们已分在天南地北，五位去了五个地方。看到他们都在成长，在前进，便使我有了忘其已老的感谢。写这几句，不尽欲言，略表我的喜悦、期待罢。

徐中玉

2003年5月7日 上海

目 录

序.....	(1)
--------	-----

一、关于小说

基本认识.....	(3)
空间构成.....	(9)
虚构的实在性	(16)
历史小说	(22)

二、要素研究(上)

视点	(31)
节奏	(38)
裂变	(45)

三、要素研究(下)

人物	(53)
背景	(60)
背景地	(66)
开头	(74)
小道具	(80)

四、范畴研究(上)

基本层面	(89)
社会学意义	(96)
主体性表现	(98)
创作主体与当代意识	(106)
文化	(113)
文化视角	(118)
生命	(132)
自我	(141)

五、范畴研究(下)

陌生化	(149)
意象	(158)
神秘	(170)
启示	(182)
丑	(191)

六、主题研究(上)

苦难意识	(201)
苦难意识与民族性格	(220)
鲁迅小说的苦难意识与中国大陆新时期小说创作	(229)
死亡	(238)
性爱	(246)
酒	(254)

七、主题研究(中)

三大潜流	(269)
------------	-------

心灵的困惑·····	(276)
心灵的怪圈·····	(286)
荒诞·····	(295)
荒诞意味·····	(306)
荒诞意味中的历史意识·····	(316)

八、主题研究(下)

火塘文化·····	(327)
城市幽灵·····	(333)
市民文化的叛逆·····	(339)
现实与虚构之间·····	(342)
各具命脉各精神·····	(345)

后记·····	(351)
---------	-------



关于小说

基本认识

小说是一种奇妙的存在,对于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小说之初,只不过街谈巷语,《汉书·艺文志》颇有定论性的阐述。“小”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上不得高贵之行列。然而就这街谈巷语的小说,却是人才有的一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这些“东家长西家短”的谈论,包括一揽子的神话、传说、传奇、故事、志异、志怪等等,都是在人“吃饱了饭”之后,感觉着了一种难以遏止的精神渴求而自然而然地生发且不断发展壮大的。

支撑人之为人的两个基本方面是“食”、“色”。所谓“食色性也”,孔孟儒学以之为研究人之本性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远古人们对人自身的体验和认识的一种总结和概括。食,可理解为基本的物质需求;色,可理解为人的精神的基本需求。当人的个体生命流程得到一定的食的保障之后,色的精神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而作为人的代代相传的精神需求,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连续方式,其中的语言及其以语言为材料的精神产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便以泛化的语言“符号”来界定人之为人,明确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

小说是一种精神产品、文化产品，是人感觉自身、认识自身的一种重要方式。人总是要“说话”的（即泛文化意义上的“写作”），通过不同的话语形式（形体的、语音的、符号的等等）表达自身，形成一种人之为人的生活形态。哲学家、思想家维特根斯坦就认为，讲一种语文乃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对于语言的讲述、想象，不同的方式（即便在认知角度上表达了同一个意义）对人的精神的作用是不同的。面对同样半杯水，说“只有半杯水”和说“还有半杯水”，精神的感觉有明显的差距；对同一个人穿同样一件衣服，说“这衣服大了点，但你穿上真漂亮”和说“你穿上真漂亮，但这衣服大了点”，感觉显然不同。小说就是一种话语的特有讲述方式，“横看成岭侧成峰”，它对人的感受和感受到的生存是大异其趣的。

发展到现在的小说，是一种极其成熟的话语方式，表达的生活形态（包括情绪、感觉、情感、文化、历史、生命等等）饱含浸润于人生的精神素质，可以把一种文化、一段历史和一个生命，经过话语的转化，凝缩到小说自身的空间中。读《金瓶梅》“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再读《红楼梦》“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几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都是一种生活、人生状态的表达，其精神文化、历史生命的表述各具千秋。再读一读王蒙《失态的季节》“不管多么难以想通的事，反正最后都得想通，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与其晚通不如早通，左右也是通，横竖也是通！不通即是通，通了就更通，一通百通，你通我通，无人不通。相信一切存在的合理性、可通性与必通性，改造起来就会更有成效，就能吃进饭去拉出屎来睡到铺上干在地里诸事正常六六大顺。”表面上“耍嘴皮”似的轻松，实质里“挖心

肝”似的沉重,另是一番文化历史的风景。对于九丹的《乌鸦》:“新加坡没有冬天,但和许多地方一样有梅雨季节。雨一点点落着,像无数张小嘴在说话,像那天站在海边的她。她缓缓地走着,说着,声音夹在雨丝里如同一条颤动的飘带。当她说到这儿时,她就哭了。/‘你知道吗?新加坡把我们这些中国女人都叫做小龙女。小龙女是什么人呢?小龙女就是妓女。不过我想,只要成为有钱人,只要换了身份不回来,被叫做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文化半休克状态,生活无奈下的价值错位,道德重压下的负罪感,令人扼腕。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天河像一条带子,正南正北的悬在天上。”“所有地面上活动的,都化为尘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静止的古刹,在寒风中、在北国里,悲怆的伫立着。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多少悲怆因你而起、因你而止、因你而留下串连、血证与碑痕。虽然,从悯忠台残留的石础上,知道你也不在静止,也在衰亡。你的伫立,也因你曾倾倒。但是,比起短暂的人生来,你是长远的、永恒的。你带我们走进历史,也走出历史,只有从你的‘法海真源’里,我们才看到中国的‘血海真源’。”其中透射的文化、历史、生命的惨痛、抑郁、激愤和执著,直让阅读者不忍释卷。

小说特有的话语方式,构成了小说独立的存在空间。这一空间与人的生存、生活、人生空间具有异质同构性。二者仿佛是隔河的两岸,相互对应,映衬和参照。小说的空间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部分,使人的生存变得完整。二者沟通的桥梁,是由人的思维中的重要功能想象来建构的。也正是通过想象,小说的空间得以成立并对人的精神产生作用,也使小说的“对话”成为可能。

小说空间中想象的生发点构成小说的各要素,以各要素作基点,写作和读解小说有了可能性的基础。无论如何复杂的小说,无论其表面上如何地令人眼花缭乱。它总是有一个观察、讲述、评论的基准角度,即一个确定的视点。把握视点,也就找到了写作和读解小说登堂入室的门径。视点所及的小说空间,作为一个独立的

对象,无一例外地存在着自身的节奏。与此同时,小说的空间总是含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因素,这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因素又总是要相互碰撞而产生新质的。碰撞生新的过程即为裂变,是小说的一个重要要素。面对小说空间,怎样导入(开头),活动的主体(以人物为主要标志),背景的基本作用,以及其中看似不起眼实则有很强的承载力和破译力的小道具等方面,都是写作和读解小说的不容忽视的要素。

人面对小说的空间,写作和读解小说,在精神作用上看似对小说空间中风谲云诡的“世界”而慨叹,实则是对人自身的处境和状态进行观照,通过小说来认识自己。引起认识的重视和具有较强的触动作用,小说的语言内涵与日常生活的语言内涵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更着重突出相异性,以期产生预期的对于人自身精神的震动。这一强调差异性的道理如同人们要感知空气,想要获得较大感受或更容易感知必须让空气不同于日常,比如让空气充满汽油味或烟雾等等。这也就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特性——陌生化。在陌生化效果的氛围中,小说的意象性和人类精神隐秘的含藉,神秘性、启示性等等得以或深或浅地揭示或呈现,让人在小说的空间中获得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感受的特殊体味。

小说空间中的各种要素和效果,都是通过写作和阅读而达成的。在整个写作、阅读的过程中,人总会有所“发现”:对于各种各样的被感知(意识或无意识)的一切。当写作、阅读与发现相凝合时,便会生出一定的美感,生出某种“抽象性”和“简约性”(这种抽象和简约是小说的一般的形式或价值),从而小说空间的含藉被人们普遍地感受和领悟。

对于小说空间的全面把握,几个基本的方面形成了小说的基本主题和基本价值,它是小说在人的精神领域定位的基本依据。一是“文化的”(含“人类的”)的基本内容,它力求进行宏观地观照人类的存在,将宏观的哲理意识渗透在小说空间中,并含藉读解的

多种可能性,使人在与小说空间接触时对于人的“文化的”(“人类的”)整体现象和复杂构成产生一种感性的、往往是不自觉的直觉感悟,这是小说的整件性认识价值所在。二是“历史的”(含“社会的”)基本内容,着力于从历史的“结果”的选择和社会的变幻多端中把难以揭示的全方位的生发“原因”进行不断地肯定或否定、否定或肯定,从而在一种连续的过程中把“当代人”的及时性刺激输入小说空间并随之反馈,形成写作、阅读中的一种复杂的态势,以对“历史的”(“社会的”)状态作出应有的反应,将“瞬时性”不断向“恒定性”筛选,这里具有的是小说的转换性认识价值。三是“生命的”(含“心理的”)基本内容,重点在于“自我”的生命、心理体验,并将这种体验注入小说空间,同时具备心理位移的可能性,将各种“即时的”和“稳定的”精神质素在“个体的人”中达到一种心理的平衡状态,尽可能包容圆满而宏大的意蕴,于中体现小说的人的自我认识价值。

以上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制约的一个整体,构成小说追问人的状态和价值的开放性内涵,紧紧围绕“人”这个中心命题,在文化的传承,历史的映衬,生命的流连中以小说的特有语言方式达成人的自身的肯定,满足人的生存和精神特有需求。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提出了“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言语活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重要”的看法,这对我们是富有启示意义的。无论文化还是历史亦或生命,都是处于“流程”之中,是一种动态的连续性存在。连续性的支撑来自于永无止境的“对话”(只要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因素存在便会有“对话”;“自言自语”也是“对话”,与一个潜在对象)。通过“对话”,有限的人生得以无穷无尽的演绎,有限的生命得以无穷无尽的展延,并且将文化和历史的因素融入其中,是以“对话”的中断或停止是为不可想象。小说这一特有的话语,在人与其“对话”中,人感觉着“现在的”存在,经由小说,人可以在一个方面、用一种

方式正常地发出自己的话语并通过这一话语进行的“对话”而表达自我、确认自我、肯定自我和实现自我。

小说作为正当的话语权进行“对话”时，它便成为了人的生存和生存状态并且对现实生活具有介入性的一种方式。